

梁溪先生文集

十九







梁谿先生文集

卷之百六十三



梁谿先生文集卷第

迂論

論君臣之分

論霍光李德裕

論除天下之患如治病

論天下強弱之勢

論用兵

論料敵

論順民情

論君臣之分

古者君臣雖有尊卑上下之分而不若後世之邈然  
遼絕也上焉者必有所不召之臣故湯之於伊尹高  
宗之於傅說武王之於太公皆待之以師友學然後  
臣之次焉者亦相與以誠而相遇以禮故觀書之所  
以命君陳畢公而詩之所以歌申伯方叔召虎仲山  
甫尹吉甫之流情文備至則君臣之際槩可見矣故  
能舉賢材而任之如元首股肱之同一身父子兄弟  
之同一家事無不慮慮無不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患難則同其憂安平則同其樂建帝王非常之功而不以為難者君臣之義交而相得也至秦則不然尊君而抑臣阻法度之威以臨之無復有尊德樂道誠文相接之意其君抗然於上而視其臣如胥史僕隸然初無愛敬之心其臣眇然於下而視其君如天之不可親雖為之輔相者亦有所畏避而不得以自盡故李斯去疾之徒朝為丞相至暮一言不合則具五刑而誅之其餘孰不畏罪持祿欺謾而取容哉漢興以高祖之賢而蕭何不免縲繫以文帝之仁而周勃不免對吏景帝誅周亞夫武帝誅霍青劉屈氂等數人而東漢二公動輒下獄蓋循秦之弊使之然也太宗之待房杜明皇之待姚宋憲宗之待裴度武宗之待李德裕可謂善矣惟其君臣相遇之難而法度相去遼絕猶襲秦之遺風此德業之盛所以不能及於隆古而至於庸君則賢者踈而易去諛佞之徒取容而易合良以此歟

論霍光李德裕

霍光膺武帝之託擁幼主摧姦臣處廢立之際臨大



節而不可奪為漢社稷之臣至宣帝謁見高廟光從  
驂乘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之天子  
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死而宗族夷滅故霍氏之  
禍萌於驂乘李德裕相武宗當國凡六年方時用兵  
決策制勝他相無與威名獨重於時至宣宗即位德  
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  
尉邪每顧我毛髮為森英宗嫌諱翌日罷相其後以吳湘  
事遂貶朱崖故德裕之貶始於奉冊傳曰威震主者  
身危其光德裕之謂歟然二君者亦可謂忍而少恩

矣故為宣帝謀則念光之功而不使霍光絕祀為宣  
宗謀則念德裕之功而不使之死于海外可也

### 論除天下之患如治病

善除天下之患者如良醫之治病視其輕重緩急而  
為之方以其病之小者易其病之大者而徐圖之病  
在虛寒則必以熱藥補焉熱不免於有過則徐思所  
以涼之病在實熱則必以寒藥瀉焉寒不免於有過  
則徐思所以溫之故治洞泄者必至於利而治強陽  
者必至於羸皆以小易大徐圖之而後安欲一投藥



而遂無患者無有也方楚漢之爭為高祖之患者項羽而已漢兵追楚至固陵而韓彭之兵不至高祖謀於張良良曰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散也高祖從之而韓彭果引兵來破羽垓下而楚遂亡夫張良非不知與韓彭之地廣其後必至於叛而謀如此二意以謂楚之患大韓彭

之患小不指此地以許兩人則韓彭之兵不會而楚不亡俟楚既亡已除其患之大者而後徐圖其患之小者可也故卒許之其後楚亡而韓彭果叛漢誅之而天下遂定若良者可謂能知以小易大除患之術矣今天下之大患在金人與盜賊起之盜賊其勢非復方鎮之制而假之權不足以捍禦而議者只憂方鎮之制行將有尾大不掉之患若唐室然亦可謂不知輕重緩急之理欲除患而弭亂其可得乎嗚呼安得以子房固陵之策告之



論天下強弱之勢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能強能弱者王不能強不能弱者亡強而示之以弱者其兵多勝弱而示之強者亦能以全其國故秦以虎狼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大馬而不得免去居岐山之下而從之者如歸市此能弱者也突厥頡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使吐蕃邀擊大破之卒犁其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之以弱者也諸葛孔明相先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擾關中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失中原隋平陳而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匕首而激秦息以違言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爲弱在俛仰之間耳齊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霸此以弱爲強也吳爭衡上國而卒滅於句踐智伯



欲分趙地而卒亡於韓魏此以強爲弱也審強弱之勢而善用之天下庶幾乎可定

### 論用兵

昔之用兵者有以少擊衆若昆陽之破尋邑淝水之敗苻堅是也有以多勝敵若王翦之伐荆韓信之定燕趙是也有以速爲策若岑彭之攻公孫述李靖之擒蕭銑是也有以遲爲策若周亞夫之破七國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夫以少擊衆者必將因便乘勢而躡蹙之其機在少譬猶蹙足巨石於千仞之山而不假

三二五

四

卷

於多力故昆陽之戰尋邑擁百萬之衆驅虎豹犀象以助其威獨傲然有輕漢之志而光武得以投其間與敢死之士三千人衝其中堅城中亦鼓譟而出聲震天地莽兵遂以大潰淝水之戰苻堅將百萬之師以臨江漢慨然有吞東晉之心而謝犯聖禍名帥偏師八千以禦之乘其軍却衆亂追奔逐北而堅之師遂以敗散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將至然則以少擊衆而能成功者豈非其機在少因便乘勢而躡蹙之不假於多力乎以多勝敵者必將以殄滅爲期而不再



舉其機在多譬猶拔大木之本根而後不再籍非衆其力則不可故秦欲伐荆而王翦以謂非六十萬不可卒如其數以與之遂破荆軍而平其地以爲郡縣韓信既將兵虜魏王豹而定魏地請益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漢王與之而皆如其言然則以多勝敵而成功者豈非其機在多以殄滅爲期而不再舉非衆其力則不可乎兵之以速爲策者其機在速譬猶獵者之逐獸兔起鶻落少縱則失之岑彭之攻公孫述也襲破侯丹因晨夜倍道

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奔散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而述遂亡李靖之攻蕭銑也大閱兵雲安秋潦濤瀨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諸將從之而銑果擒然則以速爲策者豈非其機在速而少縱則失之乎兵之以遲爲策者其機在遲譬猶獵者之檻虎俟其困而搏之則不爲其所傷周亞夫之擊七國也



以謂楚人剽輕利於速戰難與爭鋒故以梁委之而  
堅壁不與之戰而絕其饗道待其飢而一舉破之趙  
充國之討先零也以謂羗急之則合緩之則散大兵  
久留其費不貲故上屯田之策般師罷兵以萬人留  
田待其弊而一舉滅之然則以遲爲策者豈非其機  
在遲俟其困而搏之則不爲其所傷乎夫兵之多少  
遲速皆機也善用其機皆足以成功而不善用之則  
以少而殲若陳壓黑之嘗秦軍以多爲累若趙括之敗  
長平以速而趨利如龐涓之死馬陵以遲而養寇如  
劉繇之失江東者多矣可不察哉

### 論料敵

善用兵者以料敵爲巧非謂料其強弱虛實而已能  
料敵之情而勢必至於此之爲巧也孫臏爲齊救趙  
而引兵以趨大梁知魏之素輕齊也故減竈以誘之  
魏將龐涓果棄其大軍與輕銳倍日并行以逐臏此  
未爲巧而能度其行暮當王馬陵伏萬弩夾道期見  
火舉俱發而破魏軍遂殺龐涓此爲至巧韓信擊趙  
引兵東下井陘知趙軍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戰也故



使萬人先行背水陣而棄旗鼓趨水上軍以誘之趙軍果爭漢旗鼓而逐信此未爲巧而能度其空壁逐利先出奇兵二千騎狙伺馳入趙壁拔趙旗幟立漢赤幟而破趙軍遂斬成安君泚水上此爲至巧寇恂之降高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以爲不可恂不聽遂斬之而遣其副歸報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若恂者其料敵可謂巧矣李光弼之降高暉李日越也逐史思明壁野水渡至夕還師留牙將雍希顥守白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使以鐵騎劫取光弼不然無歸日越至而光弼已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厚待之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聞我野次命將來襲必許之以死希顥無名不足



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若光弼者其料敵可謂巧矣惟其料敵之巧如此故足以立竒功兩軍相持不能料其強弱虛實者未有能制勝者也戰功曰多以多筭勝而少筭不勝然則不計強弱虛實而浪戰者欲無敗難矣况能立竒功哉

### 論順民情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因其民之情而用之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孟子曰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管子曰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也夫惟令順於民之心故可以使之犯難忘其勞且死而不以爲怨則拂民之情欲以立事而長且久者未之有也以德行之者王以力假之者霸王霸之所以興未有不因於民者若盤庚之遷都民不適有居而胥怨則必爲之丁寧訓告使之知所以遷之爲利而後已然則聖王之所以重其民者如此其可忽乎至秦則不然以貴爲在已而不可亡以賤



爲在民而不足聽一切阻法度之威以臨之焚詩書  
殺豪俊以愚黔首制爲峻刑酷法使民皆愁苦而亡  
聊思爲亂者十室而九故山東盜賊羣起而秦遂亡  
至高祖約法三章除秦苛政而百姓歸心因思歸之  
士還定三秦遂破項籍其後蕭何曹參爲相知民之  
疾苦順流而與之更始遂安海內然則拂民之與因  
民其效槩可見矣後世姦諛之徒上欲投君之所好  
而爭富貴下欲去已之所患而排忠良乃始建爲拂  
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之說以欺人主而取世資凡能  
奉君之欲者則謂之一手上二在欲順民之情者則謂之  
下比於流俗遂使其君抗然於上而輕天下之民其  
民疾視於下而不敢言而敢怒其源起於熙寧元豐  
之間其流盛於崇寧大觀之際其末甚於今日蓋有  
不勝其弊者矣儻能因民之情而用之悅以使民犯  
難而忘死則外寇雖強不難禦也



梁谿先生文集卷第

迂論

論交深

論管鮑之交

論將之專命稟命

論士崩瓦解蠶食魚爛之勢

論諫

論史

論交深

張耳陳餘天下之至交也然而卒相滅亡者豈獨以  
勢利而非道義哉其所以交者太深也夫交太深則  
望之者重望太重則責之者備望重責備則間隙易  
生而怨禍易作此乃張陳之所以卒相滅亡者也方  
其窮居結刎頸之歡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爭張廩  
陳釋之事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之深也解印綬去  
其後卒攻耳而奪之國耳亦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借  
兵東下戰於鄆北卒斬成安君泚水上故其交之所  
以深者乃其相滅亡之所以酷也夫交深而望輕者





惟有德者能之若管鮑是已不然凶終隙末可勝道哉

### 論管鮑之交

管仲鮑叔古之所謂善交者齊小白謀相而鮑叔薦管仲以爲可於是取之於魯解束縛而相之齊卒以霸其後管仲且死小白謀所以代之者欲相鮑叔而管仲以爲不可曰鮑叔牙之爲人繫廉善士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爲政上且鈞乎君下且咈乎民而以濕朋爲可故鮑叔之舉管仲不以爲德而管

仲不許鮑叔之代已不以爲怨蕭何曹參以議功定位之故平時有隙及何將終惠帝問所以代之者而何所推賢惟參參既代何爲相國一遵何之約束無所變更惠帝嘗問之參謝曰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於是百姓悅之而作畫一之歌故何之薦參不以參之有隙而推其賢參之代何不以何之有隙而變更其約束古之人處心積慮其公如此蓋一切爲國家計而忘其愛惡此其所以爲大過人也後世之士



於其所愛則不計其人之賢不事之是非而於其所惡則雖天下共推以爲賢者猶將抑之公論以爲是者猶將改之其視管鮑蕭曹之所爲得不少知愧乎

### 論將之專命稟命

古之受命爲將者付任未專威信未著則必有所假借以立威然後士卒可用而功名可成至於付任已專威信已著則不必如此故齊景公欲用田穰苴爲將以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

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而穰苴因其後期不至而斬之又戮使者之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而三軍之士皆振慄燕晉之師聞之解去追擊之盡取所亡之地振旅以歸此付任未專威信未著而有所假借以立威者也衛青將六將軍兵出定襄以擊匈奴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自歸青問其罪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青曰青卒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貳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



甚失臣意以臣之尊寵而不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此付任已專威信已著而不必如此者也後之為將者起冗散而威令未行當以穰苴為法藉貴寵而威令已行當以衛青為法夫豈不同惟度其時勢使各有所當則善矣

論土崩瓦解蠶食魚爛之勢

天下之勢有土崩有瓦解有蠶食有魚爛所謂土崩者一傾頽而不可救秦隋之末是也所謂瓦解者雖

四二

四

八月廿三日

叛散而猶可拯漢之吳楚之變唐之安史之亂是也所謂蠶食者其受惠在外寢以及於內秦之於六國是也所謂魚爛者其受惠在內寢以及於外漢唐之季是也夫秦隋皆以苛法虐政威制海內而繼之以胡亥煬帝之昏淫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亂而政不修故陳涉李密之徒因時而起奮臂大呼天下從風而響應國遂以亡而不可復振此之謂土崩漢至文景之間可謂盛矣而吳楚乃因鼂錯削地之故起而為難合七國之兵誅申數十萬然不能西



據尺寸之地而卒以昭。二唐之開元天寶之間可謂  
盛矣而安史乃因中國無備之故起而為寇陷河朔  
覆兩京然不能數年而卒破滅蓋漢唐之德未衰而  
安土樂俗之民衆雖有乘間竊發者猶可治也此之  
謂瓦解齊楚韓魏趙燕之師約從而攻秦秦人開關  
延敵六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於是從散約解爭割  
地以賂之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奔逐北彊國請服  
弱國入朝因利乘便宰割分裂攘肌及骨而六國之  
君卒不能以自存此之謂蠶食漢唐之季皆權歸於  
閹宦人主之立因其定策大臣廢置出其指呼姦邪  
諛佞結為死黨而忠憤名節之士禁錮擯斥而不復  
用及其甚也外召強臣以誅之閹宦滅而國亦亡故  
董卓奮而漢祚衰全忠騁而唐室危皆禍自內始而  
卒至於不可料理此之謂魚爛夫瓦解之禍輕而土  
崩之禍大蠶食之禍遲而魚爛之禍深故天下之患  
在於土崩而不在於瓦解蠶食猶可禦而魚爛不可  
支則其勢使然也今不幸夷狄憑陵盜賊逢蠶起而有  
瓦解蠶食之勢當善以使示至於土崩魚爛猶庶



幾乎可爲也不然禍可勝旣

### 論諫

禮上諷諫而下直諫君子孰不欲諷諫以悟其主而有至於直諫以殺其身者勢不得已也蓋事明君虛心以從諫雖引義微喻無所不合故有以諷諫悟主者而況於直諫何傷於道乎事暗君強復以拒諫雖危言切論有所不聽故有以直諫殺身者而況於諷諫何補於事乎方舜禹之時都兪賡歌於廟堂之上所以諷諭以相敬戒者可謂至矣其稱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亦何傷於直故仲虺之稱湯以從諫弗拂改過不吝爲善而太保之訓武王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非若然者豈非事明君諷諫足以悟主而直諫亦不傷於道乎至於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則事暗君直諫足以殺身而欲以諷諫有補於事蓋亦難矣由是觀之諷諫施於明君而不害於直直諫施於暗君而無事於諷者必至之理也漢文帝寬仁盡下群臣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之故若馮唐之論頗張釋之之論畜夫可謂能諷



諫矣至賈誼上書陳以 以涕而痛哭爰益引却  
孝廉 夫人坐指人羣以為喻而帝亦不以為悞豈非  
不害於直耶唐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群臣而  
使之言故若魏鄭公之言昭陵王珪之論廬江可謂  
能諷諫矣至鄭公之言十漸極陳時政之得失珪之  
論祖孝孫以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而帝亦不以  
為過豈非不害於直耶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之言  
石顯而元帝殺之王章之言王鳳而成帝殺之王嘉  
鄭崇之言董憲而哀帝殺之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  
閔宦而靈帝殺之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  
而高宗殺之張柬之欽 御 彥範等言韋氏而中宗殺  
之孟昭圖言田令孜而僖宗殺之是皆事暗君以直  
諫而蹈禍乃其所也尚何諷之云哉

論史

昔之秉史筆而其書傳於世者皆成於後人之手故  
秦漢以前成於司馬遷西漢成於班氏東漢成於范  
曄三國成於陳壽晉宋至隋成於唐唐及五代成於  
本朝當其時非無史 一 專 一 獨傳後人之書夫後



人之所傳聞與當時亦新其詳略審否固不可  
同年而語矣然而後人之書獨僻而當時之史多廢  
者豈非以其是非取捨有公有不公故耶夫史之所  
以取信於天下與來世者以其不沒善不隱惡而  
賤無所私也當其時而作史者或由於喜怒或出於  
愛憎或有所諱避或爲之假借而是非取捨不能不  
容情於其間則姦諛而進者未必賤忠賢而退者未  
必褒君子爲善而失時者未必以爲是小人爲惡而  
失時者未必以爲非此乃其所以多廢而不傳也至

異代時世既殊而喜怒哀憎之情雲散而煙滅然  
後公論出而是非取捨如青天白日之清明無諱避  
假借之私而得奮其真筆以褒貶之雖有誤謬訛舛  
而不足以害其大公則後人之書所以獨傳者非特  
以其備良史材而文足以行遠而已必有當於人心  
而合天下之所謂公論者焉昔孔子削跡於衛而夢  
奠之後履傳千祀王莽在朝陳功德以億萬計雖揚  
雄有所不免而後首藏於武庫以程進爲鯨鯢以陳  
蕃李膺爲姦黨以徐以業虺蝮至後世乃始以忠



義節槩許之事之是之方後者類皆如此則當時  
之史多廢而後人之書獨傳無足怪也古者天子不  
觀史而自唐以來始進書又以宰相為監修官而欲  
取信於後世難矣哉

梁谿先生文集卷第









